

台湾名家
经典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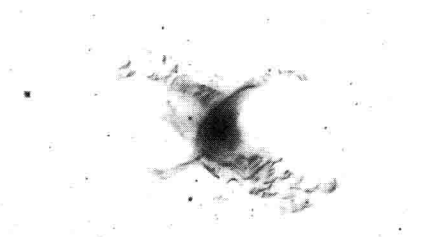
四十年半人马

林文义 著

孤灯下笔和纸的沙沙微声，
星夜里心灵的纠葛与决绝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十年半人马

林文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年半人马 / 林文义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4

(台湾名家经典散文)

ISBN 978-7-220-09150-6

I. ①四…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5627号



林文义 著

丛书策划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汪 瀾

孙 毅

肖 洁

戴雨虹

蓝 海

王 俊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6mm × 210mm

7.5

148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150-6

2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纯净是我怀中镜

——自序

林文义

雄浑又忧郁，阳刚却唯美，结合了阴柔本体与对粗犷的向慕，如希腊神话中集阴阳二体于一身的半人马……

这是台湾台中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张瑞芬女史，对我最真切的形容，的确是知己者言。其实几近一生，我以文学安身立命，原来探寻的，无非就是：纯净。

纯净是我怀中镜。虽说千禧年后五年曾专注于小说，涉足新诗习作，念念不忘的还是40年来钟爱的散文美学；少时志向热衷于绘画未成，替代以文学形式，我手写我心，散文的可

能遂成为日常的思索习性……

鲁迅和沈从文至近代的木心，是我倾慕、向往的典范；曾被列为禁忌的“中国”，少年的我及同一代文学初习者，是那样敬仰地偷偷默读、抄录被台湾政府列为“禁书”的隽美佳构，滋养着我们，试着在恶土里种植鲜花。

漫漫长夜，风冷雨湿……孤灯下笔和纸的沙沙微音，文学的顽强与纤细、心灵的纠葛和决绝；不懂何以选择书写这寂寞之路？日渐败坏、腐化的倾圮乱世，文学寂寞却更有意涵，纯粹的眷爱，洁净的自我救赎，可不是吗？

于是不揣浅薄的，初秋的子夜到黎明时分，回看愧然、青涩的少作出于七十年代，著力于试图突破独裁体制，描摹人民和土地，抗争的八十年代，现实中浮沉、苍茫美丽的九十年代、跨越先是希望而后绝望的千禧年后的十年……似乎所有理想都幻灭得差不多了，暗夜萤火般的文学说话：我，还在这里啊！

文学习作四十年，我很少满意自己的作品；完美主义的一向寻索纯净的我，注定不合时宜于现实世情。明知没有乌托邦却不信的依然试图在文学心灵底层，书写出一方净土。

因而以之为书题的《四十年半人马》，遂有断代自选集的意义；十八岁开始文学初旅，嗜读哲学典籍，从尼采、叔本华、康德、卢梭、纪伯伦、伏尔泰……其实是一知半解，什么都不明白，列在卷前分帙的“1970”少作七篇天真、愚痴的自以为是，胆敢收入乃是忏悔少作以印证“1980”系列意识转折，呈请智

慧的读者方家贻笑之外亦能知谙一个台湾散文作者力求向上的由衷诚意。三帙之后的“1990”接续“2000”毋宁稳定住且确立为自我风格。

无一不是追求“纯净”的不渝信念。

无一不是映照台湾的土地与人民的形影。

2010年允诺书写大散文，以台湾百年作题的《遗事八帖》有幸和大陆读者素面相见（2013年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印行简体字版），是我而今最符合己意的文学大愿完成。再续此一断代散文自选集，要深切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汪漪先生的诚邀以及相与文学四十年同龄的知心老友、诗人作家陈义芝兄的力促因缘。

2013年9月9日台北大直

目录

CONTENTS

1970 年代

多雨的海岸	003
蝶变及其他	007
碧莉雅思之书	021
牧神之歌	032
漂鸟与森林	046
山是一卷书	060
水灯祭	076

1980 年代

千手观音	083
孤独的山地	094
美浓一夜	099
岛与海之间	104
岁月无梦	110
满山菅芒花	116
边境极北	123
家园	134

1990 年代

美学物语	151
再见萤火虫	157
手艺人	162
瑞穗思考	168
草叶九帖	175
在鲑鱼的路上	183
童年照相簿	193

2000 年代

最贴近孤独的时刻	201
边境之书	206
静谧生活	219



1970 年代



多雨的海岸

蝶变及其他

碧莉雅思之书

牧神之歌

漂鸟与森林

山是一卷书

水灯祭

多雨的海岸

那天，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打算利用将临的假期到南方的岛上去住几天。于是我忙着安排行程，打点行囊，那夜，我居然因此而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想给你写别后的第一封信，一口气我写了四大张纸，然后想想，我又沮丧地捏掉了它们。

卖白茉莉的女孩从窗前轻盈的走过去，叫卖声传得好远，并且满巷都飘满茉莉花香。我蓦然怀念起南方的乡庄来了，夏季里南方的草原上葵花是否都开了？葵花呵葵花……曾写过一首抒情的短诗，沾满着七月葵花的香息，我将它藏匿在旧日记的扉页里。那时还仍是懵懂

的少年，梦幻比谁都多，都圆美；懂得忧愁之后，我却沉默得像终年踩着满林凋叶的旅人。葵花不再是少年时代的葵花，梦也定了型，没有变化，没有色彩，梦却成了一首没有音乐的哀歌。

我从海岸归来，带回满怀的盐味，满袖子醺然的海风。你一定会怪我再到海边去，只因为你怕我触景生愁。如果我说：

“我到海岸去，只是纯粹为了看海色霞光。”你可会相信？你必须相信我所坚守的信念，像一只鸟相信它的柯巢一般；我躺在金色的海岸，像躺在母亲的怀抱，那样的舒适、恬然，并且，我不会有太多的哀愁。

每次读到Wander这个字眼，我总是习惯性地阖上双眸，于是便有一片深邃的阔叶林在我望中。我看见一位身披红色斗篷，足穿芒鞋，手持芦笛的游唱歌者，他会将七孔的芦笛吹得令我为之泫然。泪光中，一个疲乏的老人，拖着沉甸的脚步，步向未知的远方，渐渐消陨在落日深处。深夜里，史蒂芬逊的短诗也回荡在我忧悒的眸色里——

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下，
请为我掘一个坟墓，
且在墓前遍种玫瑰，
伴我幽然永眠。

七月时，我必然会成为一个Wanderer。我将拾着满掌的落

寞，漂流到南方的岛上，但无论到任何地方我还是想你。

我多么盼望能再为你唱一遍“初恋女”。虽然我的初恋已经击碎在海岸的浪花里。有人说：“第一次的感情是枚真珠，第二次的感情是尘土。”我相信这种说法。

你应该在你的发间缀一朵玫瑰，那么所有写诗作画的人便会说你华丽、俏媚。我们曾共舞过几支施特劳斯的G调圆舞曲？我们曾几次相伴走过那片狭长的海岸？那时我们唱歌的声音有多大，我们的舞姿多翩然。沙滩上踩出同样的足印，我们走了好长好长呵，像一世纪那么长。如果海风不将足迹用沙子掩盖，再一次潮涨时，浪花也会将它们轻轻拂灭的，我们的故事也将宣告休止。

我们来自不同的方向，一南一北，相识却是在多雨的北部海岸。有时我真想点着一盏风灯，到那片多雨多雾的海岸去寻觅你藏映在水中的柔情，且幻想：有一天，你会将一封蓝色小笺置于海螺壳里，让我前去俯身拾起。我们来自不同的方向，我们只是两片偶然交叠的云彩，相遇，交融，然后分散，继续我们原本寂寞的旅程。虽然那条熟悉的轨迹早已消逝净尽。而我的心中却扬起风暴，永不能平息的风暴。

我问：“还记得那个爱穿淡黄色毛衣的少年吗？”而你必定会答以万千沉默，白色的沉默。

夏季来了，我反而又想念起冬天，可以拥裹围聚在火旁谈诗的冬天，可以将每一句话哈成一团团奇异烟雾的冬天。有一天，

我们会回到那冰雕玉琢的北国，一样会再围坐在暖炉边笑着、谈着。但那时我们已不再年轻了，笑起来时，眼角的鱼尾纹加深了几条，且已白发如霜，那时我会凄凉地忆起某年的一个夏季，我们相识在那多雨的北部海岸，我一定会很感伤的。

夜深时，我的眉心会紧皱，我的眼神郁悒。但天明后，我仍然会愉悦地去面对新来的一天；我会细细地盘算，散课后去看一回幼师中心的艺展，或者到咖啡屋去听琼恩贝丝的歌谣，甚至于有兴致去挤最后一场的午夜电影。说实在的，这些举动并不能带给我些微的欢乐，但这就是生活，谁又能否定了它们？

那天在海岸，临风小立，思绪里蘸满着海色，我的眼眸也深深蓝蓝。

有辉光自你发间悄然亮起，我便分不清是凌晨的星子抑或是夏夜的萤火了。我们隔着多少距离？远吗？远得像亿万光年外的星体那般迢迢。近吗？近得像你我凝视时眸与眸那般窄密。来年的夏季，我将一个人去绿湖轻荡舴舺舟，载一船柠檬色的满月，载一船浓郁郁的思念。

1972年

蝶变及其他

岛 岬

冬云是千千层的泼墨，密密紧紧，以万千只手，锁住这岛，这沧海中的一粟。许多灰白相间的海鸟便惊悸地低飞，贴着浪，循着潮，视野里，鸟便与潮浪合而为一。

我们的轮船靠岸，一个巨浪将我打得米色夹克尽是水沫，这是兰屿？起风鼓浪的兰屿是一个狂怒的莽汉。

口中灌入带有盐味的海风，那长发的女孩红色的风衣鼓得像球，风越吹越猖狂。“看

我，我要迎风飞起。”——长发女孩快乐地轻摆着双手，像漂鸟，那长发又像潮，像浪。惨白的水泥港岸，远处的山在乱云里向我诡谲它的神色；风在我的耳畔，冻吹得我两耳几乎僵死。

岛上的第一夜，我被风与潮音挑逗得整夜失眠。岛上的男人裸着上身，腰间系着丁字形带。雅美族人，他们不是化外之民，但他们却抗拒文明。他们不会懂得欲望是怎么一回事，一瓶米酒、一条香烟即能令他们欢欣若狂。我站在人群中，用一个文明人的思想去衡量他们，我算得了什么？和雅美族人比较，我是可耻的，文明带给我们物质与科学之进步，却加深我们丑陋不堪的贪欲。雅美族人推着雕满神秘花纹的独木舟入海，晨时出航，在落日的余晖中归来。

做完整整一日的服务工作，我没有跪在床前祷告，然后上床歇息；我却悄悄地离开他们，来这片寂静的海岸，坐在岩礁上，将疲乏的全身托付给冷栗的夜色。

岸上，几个正在整理渔具的雅美族人讶异地望我，夜在他们淳朴黝黑的脸上升起，雅美族人特有的大眼在海波的反光下闪闪生辉。如果，时光倒移半世纪，他们会抽出腰间的蕃刀向我砍来，像用蕃刀砍杀一只野熊或花鹿。

我向他们友善地颌首微笑，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恰适的语言。他们向我挥手，那手姿是一掌温暖真挚的友谊。

今晚，我和那华冈的女孩教那群岛上的小孩唱歌，她拉得一手的好提琴，我却无法将一首童谣唱得完美无双。

唱《茉莉》时，那一双双黑而圆亮的眼眸令我也感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于由一个小男孩的脸上，我读出了神的恩宠，那份奇妙使得在这冷冽的冬夜成为一季暖煦的春天。我真高兴，在这冬日我来到了这座偏远的岛上。

在这深夜的岛岬，极度的宁谧令我心静如水，静，静，静得如此岑寂，我感到孤单。哦，让我想起一些事、一些人，否则，我会惧怕，我会迷惑，只因这岛上的静夜。

今晚，做完了服务工作，那华冈的女孩为了我拉了一首我所深爱的曲子——Somewhere My Love，我合上双眼，随着悠柔的琴音，轻轻地哼着，记忆里，有个在维也纳的友人，在我来小岛之前，她在Club Tomorrow为我弹过这首曲子，这首曲子恒常令我泫然。怀念她，在这寒季的岛岬，多希望再听她弹一次Somewhere My Love。

寒意越来越重，我无法承受得了，我该回招待所去。离开海岸，回头的时候，远海轮船的舵灯教我迷惘了。

蝶 变

七月，晨光闪亮在每一株绿树的梢头，露珠像颗颗音符，点饰着枫树林中一片欣然的碧色。通常，在山中的日子里，我在晨间或向晚经常都会安排一段时间，用散步来整理我的思绪，林中漫步是我山间生活最喜爱的事了。我很难用文字向你